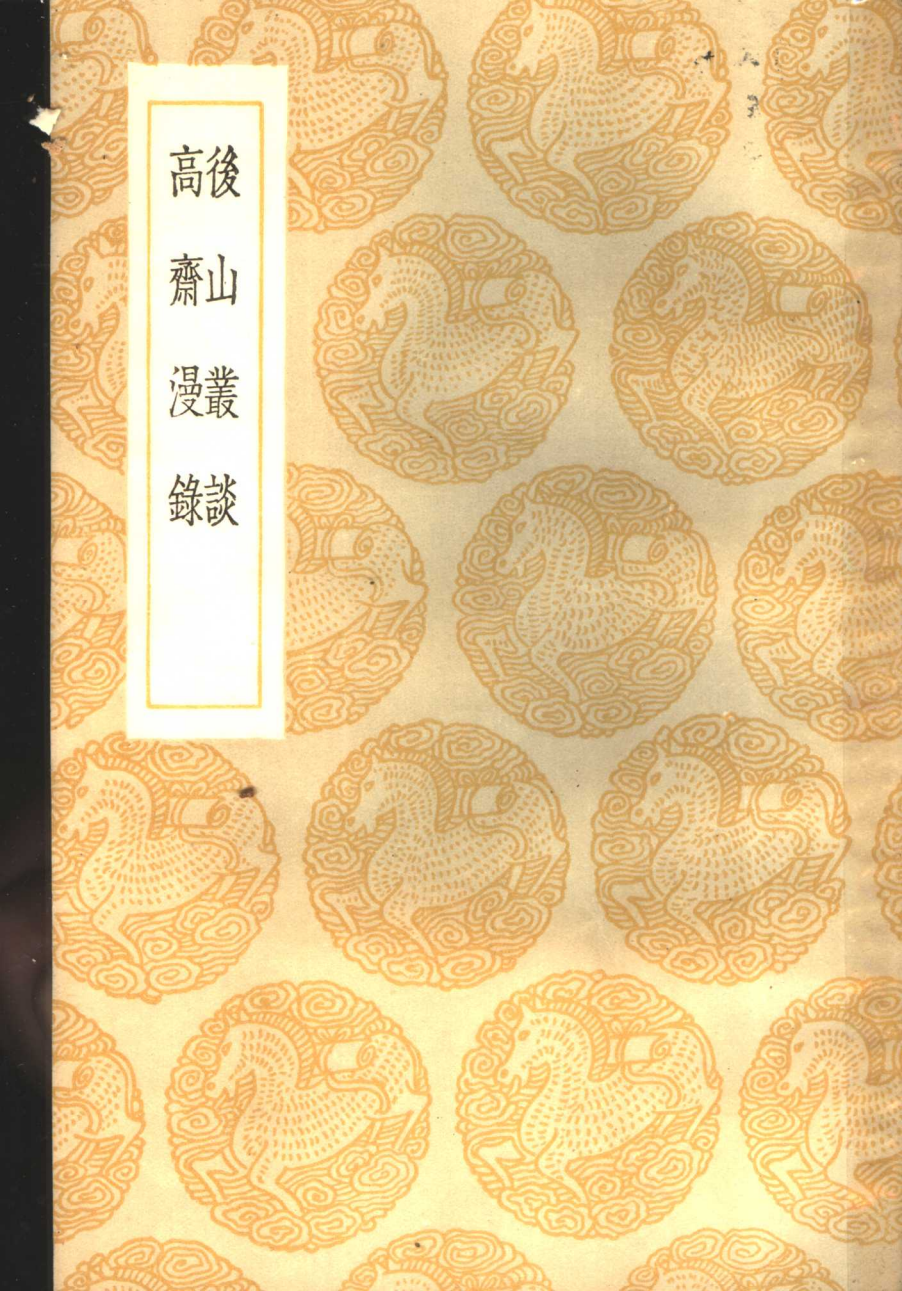


高後
齋山
漫叢
錄談





後山叢談

懷師遺譜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
堂祕笈及唐宋叢書學海類編
皆收有此書唐宋本一卷非完
帙寶顏學海皆四卷本寶顏在
前故據以排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WT176/2807

後山談叢卷一

宋 陳師道履常著

契丹侵澶淵。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瓊。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耶。王乃大呼道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鄰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從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諸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卽近城覓使襲擊。兼令周將文字與石普圖承輪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邨。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挾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具。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具下寨。遊騎益南。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

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洩。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能虛己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腥膻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始講和。虜使韓祀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旣去而顧。手額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于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旣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雁門。廣塘水。繕城隍。藉民兵。非違約。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甯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

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搆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耶。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雁門以備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故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豈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于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爲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甯復有邪。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爲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耶。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畱誓書。而使以誓

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使不能久，有言可卽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開兩國耶？公曰：君甯出此，顧余人爲之耳。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旣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旣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旣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鼓於龔古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摹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會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

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爲使。文公亦爲上言故事執政。惟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逐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扞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績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也。

延帥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方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與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卽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當使北。名用仇而實聞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閒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接羣

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用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以侯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龍。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兵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也。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卽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郵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重而自訟云。

蘇黃兩公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入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造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甯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

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

蜀人王冕

一作本

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矩則無所

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己嗟乎世士可與語邪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

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闕而爲推邑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爲推

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

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

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蟠龍鱗鬣

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墨字潘墨之龍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系二物世未有也

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于外也。

張之後。有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疏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歛置硯務。蜀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求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間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法。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爲不迨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爲陳諸生。聞楊山人之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爲相。黃由尙書郎出爲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夫穎公。初爲黃州參軍。謁夏英公。公喜相人。謂穎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子。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野處。潞之異人也。金卿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曰。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萃。過之。及門。息于廡。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百爲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方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

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荆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蜀人句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爲神品。孫位爲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而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爲。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後山談叢卷二

諺曰：甘草生則麥熟，苦草生則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

祕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著襪袴，紗縠相半。

世傳王祥臥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臥處，闕而不合。

章學士珉，爲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輿，盛服羣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謂之口有高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爲面，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整皆用甌，歲夏大雨，闔門及竇，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瘦，而暮年方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嘆曰：後

當勝己，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獐無膽，兔無脾，豚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

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爲二耳。

陝之守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爲高大，務經久耳，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實亭不用

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壑。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壑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虞部閣見賢。老爲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六一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貼齒。一生惹謗。言語毀譽。豈亦有命邪。

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準。少嘗爲淮漕。有方士爲治丹砂。用竹一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旦。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扁鑰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覆。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帳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醮藥水。爲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公對問錄。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一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李公麟云。吳查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

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於西臺。各有師法。公爲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楊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迨其子。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常謂書爲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爲難也。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坐爲奎。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鑱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懷禪師每住持。必令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祖一言。入山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爲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看話。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以爲悟後析理之門。謂之陶汰。天衣宗之。而圓通非之。正用臨濟教門。蓋用古責今也。而其徒多不見諦。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圍。卽知休咎。故號撥沙。蔡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旣發。有根貫在左目。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嫗。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遽是當夜生。將就其右。左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爲母具食。聽自便。旣多爲備。使候時以報技。母就聲卽生。

文正李公旣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爲從公。與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于簾下。宣獻前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爲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負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爲瑋瓊云。

代北界天池。止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作碑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契丹

始至室易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淨心。而鬻血碧。蝦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廚不登彘肉。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豬。熙甯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旣獲。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術云。

茶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鰻魚。閩越江瑤柱。莫能相先後。而強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決明。登人謂之鰻魚。明人謂之化孔螺。

牡蠣固氣。蚶子益血。蓋蛤屬惟蚶有血。

熙甯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旣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郟城民妻有二十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而吏垂乳。流渾如乳婦。

神宗常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卽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尙書左丞黃履素知通。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黃。旣

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曰：先公嘗守睦，有蕭灑桐廬郡之詩。桐廬真蕭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開得女子隻履，竈間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爲延州一尉。既入廨舍，皆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嘆，以爲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爲壽。永叔把盞側聽，每爲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爾。美玉蓋不琢也。比歲淮揚兩州化，洛石爲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後至，失酒，顧草間有醉蛇，倒而撻之，得酒與血，怒而飲焉。昏閉倒臥，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蝨成堆，自是無蝨終身。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過雨卽乾，故春得雨卽耕，然常患少耳。

穎諺云：子過母，當暑而涼，水退而魚潛，皆爲大水之候。穎人謂前水爲母，後水爲子，水日至日長，勢不能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于前水，爲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于食鮮，水退而魚不出，爲潛云。田理有橫有立，閒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爲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鞞也。

睢邑家令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爾。

諺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地下濕。不積。一凶則饑矣。

趙元考云。寒食麪。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南唐煮糊用黃丹。王文獻公家以阜莢末置書葉間。然不如也。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顏注。羔菟。以祭也。周官蠹氏。鄭康成注。蠹。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醫云。當食蝦蟆。而收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千餘卷。有金陵圖書院印焉。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司馬公休云。馮如晦爲長源令。縣人譽之不容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爲衛真主簿。始至臺州。州守李恕之。留不遣。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爲衛真主簿。而未嘗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爾恃歐陽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公而立邪。卒歸衛真。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生火掃地如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卽怒以爲不勝任。遂去之。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除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爲驗。蜀山有九枝木。傳以爲異。卒火之。歲餘御札問焉。其賞至銀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卽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集吏民杖之。蜀文富人皆召至京師。量其材爲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員。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來。以疾歸。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旣卒。其家客鄴陵。鄰之講僧有學解客。常問之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爾。未以爲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狂夢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橐。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冰。于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釋從青人。主某寺之某院。陳講聚衆。而靜居不出。善畫樹石。而人不可使。好事者爲修候。則量其多少。而報之。呂汲公以御史爲淄倅。過而請之。不與也。或問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羨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一府。令議以開。仁宗崩。訃於契丹。所遇聚哭。旣訃其主。號

勳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下喪之如親。余時爲童。與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旣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然香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泣過哀。

宣后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動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荆潮旣平。溪洞皆納土。請吏。太祖不受。廷議獨置辰州。歲費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議河兩說。文潞公。安樞密。主故道。范丞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安。是新者。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旣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公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旣降。亦必不死也。

故事常赦。官典賊入己不赦。熙甯以後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饕。旣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仁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後將廢禮。仁宗曰。甯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

後山談叢卷三

仁宗初卽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毋妄言。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上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智者有所不知。衆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不爲。學而已爲道。雖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于意。不足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初。初洞欲於俗。思以求至其明。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爲道。必始於學。此段疑有脫悞

道者呂翁。如金陵。遇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爲子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愛其日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世傳呂先生像。張目奮鬚。捉脫如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工圖其像。而後授之。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畫掛。叩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卽呂翁也。乃以所畫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真神人也。

鼻。說文從辛從自。言鼻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鼻似鼻字。改用罪字。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爲鼻字。故從自。罪捕魚竹罔從罔。非。余謂使民自辛。欲其不犯。秦從罔。非。不失有罪也。鼻古文也。說文不當以篆寫之。駕以一馬夾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駕一馬。謂之兩駟。駟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駟駢亦參也。說文云。駟駕三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爲四名。乘矢乘草是也。

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呼爲沙河。沙河西北。其隄猶在。土人謂之瓠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爲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官桂遜。公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公惠曰。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正獻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從坐者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一罷去。一言之謔。貽禍一時。故不可不慎也。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日青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從有畫名。而從之學。

有以畫來，必召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爲能。此其所以爲不能也。楊有德焉，而謂楊曰：盡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則？以子之不能畫也。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旣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甯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乖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旣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輓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視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爲郵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召李誠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也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爲功歸之，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聽遺詔。旣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聞之而止。余爲兒時，聞徐父老說，莊獻上僊，李文定公爲守兩吏持箱奉遺詔，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嘉祐末，先人爲冀州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旣至，王召見先人，便服持遺制哭，以示先人，遂都留手。龍圖王學士益柔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廷。張文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上散髮解帶，轆

而不履。下髮衫。勒帛以聽宣制。是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疑有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祕書監劉几好音。與國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其弟衛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卿又告之。監曰。非也。語次而工至。橫管一鳴。監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減其師。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張爲畫。吳旣不能越。功與之齊。必出其下。亦曾名之弊也。

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爲然。旣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壽何來。吾爲將而不與知耶。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元昊旣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旣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諭。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

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服。

英宗卽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卽位。大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皇恐。詣次求見。公謝卻之。某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而後升。

王荆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苟難于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畱。旣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爲戒也。

萊公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燭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也。

王某公薨。祕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讎。罪而戒僧和我。乃大唱曰。妒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也。

潘美爲并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甯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而與之。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甯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

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耶。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

使取石。西山以爲岸。募捍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答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真宗至陳橋。駐驛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住江陵。當住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久之。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畱心者。顧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踊躍歡呼之至。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真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卽引去。遣問之。曰。校獵爾。以是困中國。

予爲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稅之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頂之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群木皆落。從者以爲枯也。木下有剝石。石有象文。有銘曰。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剝一樹。永出樊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場。石乃剝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剝一樹。謂建剝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爲緣飾。苟無此石。亦足惑世也。

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爲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木卽懸壺者。沈邱令張戮聞人。嘗至蔡。爲余言乃榕木也。嶺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鸚亂飛者是也。

余讀魏氏雜編。見真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見蘇尚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綬。俱受異恩。攀靈馭以無由。望天顏而永訣。方纏悲緒。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俄頒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忭之心。侍郎久滯外藩。已成美政。廊廟佇徵于舊德。雲雷始洽于新恩。未果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輒愈。

鱸魚大魚白也。今謂之鱸子。

王學士達妻某氏。妾常辱之。愬于達。不受。亦不較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達怒逐之。某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我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常語家人。今夕白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達曰。新婦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爲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爲御廚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御廚使其可得也。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耶。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爲微官。畏其迂情而就法也。

王荊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襪。直數十萬。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我無秦璽。不害爲國。且

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白以徧賜之。蔡襄王珪同爲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是長子楚王以疾廢。真宗

次爲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內侍欲斬耶。豫立太子，正爲此耳。且吾奉手詔，可取視也。王旣入，公遽合戶，鑷之而去。眞宗旣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與太子問起居，旣崩，奉太子至福甯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卽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爲絹而比者，歲百萬疋，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輿故事，羣臣布四腳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爲四腳。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阜絹裹髮，周武帝裁爲四腳，名以幘頭。馬周請重繫前腳，蓋布四腳，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腳，如唐制。

英宗崩，宋次道誤爲布幘頭，有司遂用民間布喪之服，以金漆紗幘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

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幘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腳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古之冠古也。四腳今也。於禮爲繁矣。

蕭賈竇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爲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爲償其費。季德之。祖親賈伯疏。卒仲之子復爲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明。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尙書四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哉。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也。余按說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閒也。當作才。非借也。又按集韻。繪一入色。曰纒。借作才。非是。

無爲軍。巢縣柘臯鎮。永甯院有雀棲於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耳。水也。相傳稱之。比他水重爾。廣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久矣。元豐末枯死。旣而軍廢爲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後山談叢卷四

教坊之樂已不齊。凡樂作不偕作。止不偕止。以先後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爲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流牛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爲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爲釜。凡數十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以來。不訴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王師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某官社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安陽河是也。大陸。荊州鉅鹿泊也。過此爲九河。父

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爲支流。同爲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後命爾。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又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苟。寡婦乃用苟爾。古之漁苟。亦有制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帝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于知人。楊文公以爲然。謂王楊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于蜀者。競採之。以爲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章氏之先起家將。爲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爲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日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吾一家。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足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

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儒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聞者絕倒。

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泄漏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餘條準此也。一坐大闕。而文史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至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耶。

王師旣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奸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旣對。太祖爲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旣入。乃福甯殿。席地而坐。陳麋肉欠熟。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開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穎諺曰。黃鸝口噤蕎麥斗。夏中候黃鸝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角者麥之訛也。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蹇。獨步行。既至。衆所見端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志則欲遠大。遠大則成。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丸。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令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密和而蒸。服而不丸。道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梓漆以爲棺。榛栗以爲贊。椅桐以爲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爲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盜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趨壞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城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卻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柩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冊。詔問冊畢受和儀。其爲修媛。已自尊大。邵必以公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永守蜀。仲春官糶米。仲春夏糶鹽惠民。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絲忽。

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稅額。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追。

王旦爲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會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

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相。

顏常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寶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巷水沒。軒士有獻衣枷之法。其要取縣絮胎。縛。

作向。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沒城中。捫漏穴。用隨水勢畜入孔道。卽弭衆工隨與。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僑人。舟居謂之蠻人。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而何。

仰山元老旣北歸。青之山間。有唐福元之故處。深密巖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參。

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旣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

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常幸祕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汜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汜。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汜。納材於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俱雜物。而領以三司修造矣。

巖頭雪峯。欽山同行。至湖外。詣邨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爲具熟水。而水盞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畱。巖峯旣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婚。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釣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吾悟矣。遂棄去。旣出世。每升坐。卽曰。錦帳香囊。風吹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麼。衆莫能對。久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旣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僧人無語。余爲代曰。熟處難忘。徐之南唐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甯中。修殿。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爲左玄真人。遂以爲稱。爲朝元圖。繪其像於位。後夢爲城神所逮。詰而杖之。旣覺。臂流血如嘗杖云。

古鏡懸而旋入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世璧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搏。故久而不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在重。使草不生。

道者呂翁某。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

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鞮。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圓通行脚至浮山。遠錄公深愛之。欲收爲嗣。通遂去。復以偈畱之。欲其評量古今公案。通答曰。究竟。

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斂平生不孝與悌。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勿效我也。

中州松子。雖糝小不可食。然其子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其蓬。使子墮地。用深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帶

壩入之。無有不生者。東坡居士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生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定復相。相傳忠愍爲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爲嗣。遠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授鞋。

他日爲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後住。投子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杜祁公爲相。蘇學士舜欽其壻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賣故紙錢嗣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銜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臣相。曰。可一

舉而盡也。有日刁亦與召，叛其謀而不以告。詰朝送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生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官職。

呂申公曰：惟人生之性，不可不養。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槁，生芝二十餘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真溫公之役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圖於上，束氈爲筆，漬墨倚肩，循沙兩行，仍脫袈裟，投墨瓮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賊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于帷，久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然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烟，當上有則當下；既炷，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吾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欲也。遂不食。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我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黃綬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然河多得官爲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

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爲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爲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跡。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尋其境。乃舍之。乖崖爲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泰。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衆舉哀。從者二百餘人。欲飯僧于法雲。主者惟白下聽慧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徒。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爲甚篤。他日爲會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爲公報之。使知爲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敞貢父以繼和罰金。旣而坐事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溫外問有新譚否。貢父曰。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爲儒。賈二父每相見。必以爲患。甲曰。賢郎何爲。曰。檢與一解爾。乙復問。曰。與舉子唱和詩爾。他日乙曰。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賊。縣已逮矣。甲曰。兒子其何免邪。乙曰。賢郎何處。曰。若何著賦詩亦不穩變。公應之曰。賢尊得以憂裏。